



史記九冊 宋刻明印本第九

卷二百廿七 傳第六十七

六葉全

卷二百廿八 傳第六十八

二十五葉全

卷二百廿九 傳第六十九

十五葉全

卷二百三十 自序第七十

二十三葉全

曰者列傳第六十七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過魯者曰帝以今日殺墨子於北方而先生之色墨不可以此墨子不

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其然則古人曰侯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史記一百二十七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上筮決于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

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
司馬季主間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
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
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
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
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
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
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
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
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

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汚長
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
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
之汚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
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
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
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汚也司馬季主
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
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
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

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污雖尊木下也得不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熾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真正徐曰客旅請之實人求長官謂之正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土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

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孰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托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

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
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徐廣曰式音拭然後言天地之利害
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
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
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
天下治越王句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
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
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
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
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

外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
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
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
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
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
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
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
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
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十哉天不足西
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

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上者言必信
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
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
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
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徐廣曰一作險莫矣於此
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上者
道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
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
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
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

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與公之等嗚呼
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買誼忽而自失甚乎
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
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
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
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君赫赫之勢失
身且有日矣夫上而有不審不見奪徐廣曰音所精案離騷經曰懷
椒精而要之玉為人主計而不察自身無所處此相去
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
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以或安或危莫知居之

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餘
相贈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
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傳王墮馬薨誼不食葷母恨而
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
至司馬季主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
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言正其衣冠而當鄉
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
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

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
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
術黃帝七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
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
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為上貴次
之既貴各各學一技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
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
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筮立名滎陽褚
氏以相牛立名能以技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出
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

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
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
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爲郎時與太上待詔爲郎
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
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
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
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
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日者列傳卷第六十七

龜策列傳卷第六十八

史記一百二十八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
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
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上順
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
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
之序亦有決疑之上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徐廣曰一作革國
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
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弃去
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蓍爻則不神至周室之上官

常寶藏著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
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
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
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
於精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
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上官
天下始定兵革未息乃華惠尊國日少呂后女主
孝文孝景因龍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
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
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

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

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

徐廣曰攘一作襲襲除也

南收百越卜筮

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

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

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

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

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

怨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新窮亦誅三族夫捷策

定數

徐廣曰捷音進一作達

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

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民王

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

卜得黃帝之兆。左傳曰：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

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

背周室，卜而龜逆。左傳曰：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接龜詢終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

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

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

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

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

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

遊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領，領與蓮聲相近，或假借字也。著百莖共一根。徐廣曰：劉向云

龜千歲而靈著且日辛而一本生百莖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

家人常玄田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

衰養老，豈不信哉？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

士，治春秋，以高第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

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

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故作龜

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

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

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

傳曰：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蓍，下有神龜，所

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
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籊燭此地徐廣曰籊籊也

蓋然火而籠罩其上也音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

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

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著晉生

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

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著莖長丈其叢叢生滿

百莖方今世取著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

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著長八尺即難得也人

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

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

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

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

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

者此其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

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

寶器雖有所深藏必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

謂乎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徐廣

曰一無不字許氏說淮南以為滋潤鍾於明珠致令岸枯也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

江海藏於蚌中蛟龍伏之徐廣曰許氏說淮南云蛟龍屬也音決王者得

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著且并得其下龜
以上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
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
官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
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
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
臚骨穿佩之徐廣曰臚音乃毛反臚臂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
入深山大林中不惑巨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
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
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

說音義

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
徐廣曰子一作于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徐廣曰正長也為有土之官長
侯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杆徐廣曰一孤反林中者齋
戒以待誕然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髮徐廣
曰佗一作被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
不敬歟 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
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道引問者曰
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
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
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

列傳六

五

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冝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

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徐廣曰式音勅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為轆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

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為豫且豫
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
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為豫且泉
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
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莊子古得龜龜圓五尺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
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
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
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雷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
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
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

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
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
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
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
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
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
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
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
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白冬黑明於
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

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
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
以我爲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
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爲不仁
上爲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柰何勿
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竒不歸天與
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
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
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
仇自以爲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爲

石三風而揚埃蝗蝨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
罰必來此無佗故具出宗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
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嘆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
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爲寶具是不強乎寡人
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強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強
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強之
道江河爲湯武我爲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
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
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爲山高而不壞地
得爲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

忠信而不如誕謾徐廣曰誕一作誕音吐和反或醜惡而宜大官或

美好佳麗而為小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

冬夏或暑或寒或天旱者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

其時使然故令夫一作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

為暴強暴強有一作仁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

大王聽臣臣請一作念言之天出五色以辯白黑地生

五穀以知善惡一作八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

而穴處不知田作一作天天下禍亂陰陽相錯忽忽疾疾

徐廣曰一作病通而不相譯一作妖孽數見傳為單薄聖人別其

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雄雌布

之林澤有介之虫蠃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為之一作郭

內經問術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

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一作以

榮麻養以五穀耕之耨之徐廣曰音耨鉏之耨之徐廣曰音耨

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強不

至故曰田者不強困倉不盈商賈不強不得其贏

婦女不強布帛不精官御不強其勢不成大將不

強在六使令侯王不強沒世無名故云強者事之

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強無不有也王

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積徐廣曰雙雉一作雙出於昆山

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鵠右拌蚌。徐廣曰鵠音子傳寶

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

至自以為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為強，不過鵠

右於昆山也。取者無必，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

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

元王曰：不然。實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

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

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

為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

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

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

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

有衆，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狼繫

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侯。國危於累

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

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

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強，誇而目巧

教為象。即禮記曰：目巧之室，鄭玄曰：但用目巧。善意作室，不由法度。許慎曰：象牙即。將至於天，又有

玉林犀王之器，象箸即美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所

脚脛也。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

所音也。箕子

投之石室將以昔至明陰競活之徐廣曰競一作竟與之俱

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與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

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野

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即自殺

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

人念其如此勝如涓湯徐廣曰涓音一作沸是人皆富有

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馱時舉事而喜

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為天下笑今

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

安亡述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

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

兵革為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

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功分爭是暴強也故云

取以暴強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

化鬼神為使通於天地與之為友諸侯賓服民

眾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

春秋著之以為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桀

紂為暴強也國以為常桀為瓦室世本曰昆吾作陶張華博物記亦云桀作

瓦蓋是昆吾為桀作也紂為象即徵絲灼之務以費民賦斂無

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玄田以韋為囊囊盛其血與

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強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風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強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

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道受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徐廣曰福音副藏也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徐廣曰牛革桐為鼓也草木畢分化為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強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二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

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

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

全至身而變當時不利又焉事取具賢者有恒常士有

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

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拜名善射不

如雄渠逢蠶門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為虎而射之應弦没羽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逢蒙門子之巧劉

七略有逢蠶門射法也禹名為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

母椽又柰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

而骨直空枯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

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辱於鵠郭璞曰蝦蟇能制虎見鵠仰

地淮南萬畢曰鵠令蠶反騰蛇之神而於即且郭璞曰騰者蠶增其意惡之也騰蛇之神而於即且郭璞曰騰者蠶增其意惡之也

蠶蛆似蝗大腹食蛇腦也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栢為百木長而

守門問日辰不全故有孤虛甲乙謂之日工日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

戌亥即為孤辰巳即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為孤寅卯為虛甲申

旬中無午未午未為孤子丑即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

即為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為孤申酉即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

子丑子丑為孤午未即為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黃金

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

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踈人有所貴亦有所不

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棟之徐廣曰一云為屋成欠三瓦而棟之也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
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
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為
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
久矣余述而為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十二月 十月 中關內 四月

首仰 足開 脰開 首俛大 五月 橫吉 首俛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曰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

暮昏龜之徵也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

常以月旦被龜先以清水澡之以郊被之乃持龜

而遂之若嘗以為祖徐廣曰一作視人若已卜不中皆被之

以郊東向立灼以荆若剛木土徐廣曰一作十一郊指之者三

持龜以郊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梁郊煇黃被

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

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

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徐廣曰音龜也灼鑽鑽中已又灼龜首及三又復

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徐廣曰一作止各三即以造

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夫子玉靈荆灼而心

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刺徐廣曰音策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徐廣曰行一作身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知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貞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胗內外自隨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擗內外交駭身

節折不死首仰足胗卜病者崇曰今病有崇無呈無崇有呈兆有中崇有內外崇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不得呈兆首仰足胗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胗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令其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胗首仰身首徐廣曰一作簡內下外高

小六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胗首仰若橫吉
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胗有外不見足開
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胗胗勝有外不見足
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胗首仰不來足開
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胗外首仰不去自去
如足胗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系吉身節
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
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未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
垂不孰足胗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胗身節有強外不疫
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
足開身作外強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
首仰身節折足胗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
仰足胗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胗內外相應不得
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胗
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
遇星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
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星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命曰
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曰瘳
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父母
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
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殺盜
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
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疾歲中無兵見人行不行不
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

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盼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灾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

得漁獵不得行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霽不霽故其莫字皆爲首世問之曰備者仰也故定以爲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盼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盼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
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
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
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
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
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見吉請
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脰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
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
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
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
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
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
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毋瘳死繫者毋

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
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
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
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
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
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見吉請
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脰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
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
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
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
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
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
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毋瘳死繫者毋

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
合交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
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
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
不相見聞次不來徙官徙居家室有憂居家室見貴
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
盜雨不雨雲霄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得求
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
疫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盼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
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
行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家室有憂無傷也居
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
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
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

來擊次四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
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
雨不雨霽齊不霽災吉

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不死擊者不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
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
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
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齊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
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

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家吉不久
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
行人不遇盜雨不雨霽齊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下來擊
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見貴
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

霽齊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父母傷求財物買臣
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

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占不徙居家室吉歲稼
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徙見行不遇盜雨不雨
命曰首頭足胗外高內下有憂無傷也行者不
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害交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上病不死有票而市買不得居官
家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者久母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擊者
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者其死擊者出有憂
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

行來不來擊盜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
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
遇盜雨不雨齊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
崇擊者出有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
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官家
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
獵不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齊凶

命曰首仰足胗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
擊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

行來不來擊次要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
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
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
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自擣揄仰上柱上柱足足盼以
占病病甚不死繫父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
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
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
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盼內外自隨卜憂病者甚不死居官
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在上來者來卜日即不至未來卜
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父不死繫者父不
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
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
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財物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足胎以上有求得病不死繫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下有求得病死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上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聞言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上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罪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上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行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貉以有上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真不憂

此交徹以上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胎身節折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

有罪望行皆不來行行夾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上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
母罪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揄仰首俯以下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
難出母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上病者卜
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胗內目舉外自垂以上病卜日不
死其一日乃死為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

占龜未已急死卜輕失大一日不死首仰足胗

首仰足胗以下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
母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外者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
也首俛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胗
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胗者不至行者足
胗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胗者不得繫者足
胗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

龜策列傳卷第六十八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九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跼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

西饒材竹穀

徐廣曰紆屬可以為布

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

綵聲色。江南出栴梓、薑桂、金錫、連徐廣曰音蓮之未煉者、丹沙。

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

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暴置此，其大較也。皆中

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

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

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

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

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

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

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

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

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

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徐廣曰瀉音昔，馮鹵鹹地也。人民寡

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

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

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襄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

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

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

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

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天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

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筭駟案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

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化貨之

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

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

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

農辰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

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

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

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

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

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

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

豕蝨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

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

漢書音義曰特舟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

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

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

漢書音義曰逐時而居貨

而不

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

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跡昆弟此所謂富好行

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

遂至巨萬

徐廣曰萬萬也

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

之間

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著讀音如貯

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

憲不厭糲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

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天使

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

勢而益彰者乎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

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

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蠶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

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

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

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

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執鳥之發故
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臏用兵商鞅行
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
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
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
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倚頓用鹽鹽起孔叢曰倚頓魯之鄉士也耕則常饑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行而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畜

五特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其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與富於猗氏故曰倚頓而邯鄲郭縱

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僕韋昭曰烏氏縣名畜屬安定僕名也畜

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我王徐廣曰間一作奇不以公正謂之奇

也我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思谷日里馬牛韋昭曰滿谷則

具不復數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

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徐廣曰涪陵出丹而擅其利數世家

亦不此言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

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僕鄙

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

富邪

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

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徒豪

傑諸侯強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

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

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

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及秦文

孝繆居雍隙徐廣曰隙者間孔也地居隴蜀之間要路故曰隙隴蜀之貨物而多

賈獻孝公徙櫟邑徐廣曰在馮翊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

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

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

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危徐廣曰音支烟支也紫赤色也薑丹

沙石銅鐵徐廣曰邛都出銅臨邛出鐵竹木之器南御滇棘棘僮西

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

褒斜縮轂其口徐廣曰在漢中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

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

畜玄田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

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

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徐廣曰堯都晉陽也殷人都

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

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

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

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徐廣曰石邑縣也在常山地邊胡數

被寇人民矜慎怯晉灼曰慎音慨怯音堅怯瓚曰慎音慨今以土名強直為慎中也好氣任

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

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羗不均徐廣曰羗音見一音自全晉

之時固已患其僨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

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掾其間得所欲温軟西

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

淫地餘民晉灼曰言地薄人眾猶復有沙丘紂民俗僨急徐

曰僨急也音緇一作僨一作惠音鞠也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忙

慨起則相隨推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徐廣曰多美

物徐廣曰六一作弄一作推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跕徐廣曰跕音怙張晏

曰跕跕也音日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

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

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徐廣曰矜一作務濮上之

邑徙野王徐廣曰衛君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

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

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犬與趙代俗相

類而民雕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

餘東縮獫狁朝鮮真番之利洛陽東賈齊魯南賈

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徐廣曰濟世家

齊自泰山屬之琅瑯北被于海膏壤千里其民闊達多匿智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

文采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

寬緩開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鬪
勇於恃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

服虔曰士農商工賈也如淳曰游
子崇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

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齷頗有桑麻之業

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

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徐廣曰
在滎陽芒碭以北

徐廣曰今
為臨準屬巨野此梁宋也徐廣曰今
之浚儀陶睢陽亦一都

會也徐廣曰定
之定陶昔堯作游成陽如淳曰作起也
成陽在定陶舜漁於

雷澤徐廣曰
在成陽湯止于亳徐廣曰今
梁國薄縣其俗猶有先

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

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矣自淮北

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

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

徐廣曰
在華容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

取慮徐廣曰
在下邳則清刻矜已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

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浙

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玉淠三人招致天下之

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青山之銅三江五湖之

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徐廣曰都
湘縣屬江夏九江江南徐廣曰
高帝

置江南者丹陽也秦置
為鄣郡武帝改名丹陽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

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

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干越雜俗徐廣曰在臨淮故南楚

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

出黃金徐廣曰都陽有之長沙出連錫然重董物之所有取

之不足以更費應劭曰董少也更價也言金少少耳天之不足用故費用也九疑徐廣曰山在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

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韋昭曰

張離支之穎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徐廣曰居陽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

先王之遺風穎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

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徐廣曰接漢中亦作隕字東南受漢江

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費其任俠交通

穎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

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海鹵領南沙北固往往

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

羹魚或火耕而水耨徐廣曰乃違反除草也果隋徐廣曰地羸蛤

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飢饉之患以故此處徐廣

曰音紫此處苟且惰懶之謂也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

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濟泗水以北

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入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

駟案應劭曰此弱也晉灼曰處病

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
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
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議論朝廷守信死節隱
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乎富厚也是
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富者人之
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
陷陣却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
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
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
禁走死地如鶩者徐廣曰鶩一作流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

趙女鄭姬設形容音眉楔鳴琴揄長袂躡利屣徐廣曰揄音史躡一

作跣跣音吐協反徒音山耳反舞徒也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

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

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阮谷不避猛獸之

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鷄走狗作色相矜必爭

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

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

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

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

販薪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

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
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
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
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
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
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漢書音義曰五十四匹牛蹄
角千漢書音義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為率千足羊澤中千足章昭曰二百五十頭羸章昭曰二百五十頭
水居千石魚陂徐廣曰陂以斤兩為記山居千章之材徐廣曰一作秋陂案章昭曰秋
木所以為棘音秋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
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樹漆

齊魯千畝桑麻滑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

之田徐廣曰六若干畝庖徐廣曰庖音支鮮支也甚音倩千

畦徐廣曰千畦二十五畝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是富

給之資也不規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其有處士之義而取

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釀飲食徐廣曰會

衣食○索隱曰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則無所比矣是

以無財作力少有聞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

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茲言最下無嚴

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

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望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

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十釀醯醬千坭徐廣曰

坭音開五反醬千甌徐廣曰大罌也康曰儋石罌石罌受一石故

屠牛羊豕皮販穀糶千鍾徐廣曰出谷也薪藁千車

船長千丈積數長千丈木千章漢書音義洪洞方藁章材也舊

洪音胡丑反洞竹竿萬个胡廣曰古賀反其軛車百乘徐廣曰牛車千

兩木器駮者千枚徐廣曰駮音沐卷也銅器千鈞徐廣曰素木鐵器若扈

葛千石徐廣曰三十斤為石駮案馬蹄躐千徐廣曰躐音若手

漢書音義曰素本素器也馬蹄躐千反馬入躐音若

口共千則為二百尺若願胤則云上文馬二百蹄與千戶躐音若

此躐躐千此下乘之家不容亦二百則躐謂九牛千足

羊羴千雙僮手指千漢書音義曰僮奴婢也古者無不

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增以別馬

布皮革千石徐廣曰榻音生合反駮案漆千斗薛奕麴醢

本卷徐廣曰或作合器名有故孫叔敖鮫魚千斤漢書音義曰

鮫魚與鮫魚也鮫千石鮑千鈞徐廣曰鮑音東栗栗千石者三

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

鍾子鍾子也金錢千貫節駟會徐廣曰駟音祖朗反

負賈三之廉賈五之漢書音義曰會音會也

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

雜業六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

中買人所以富也。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

徐廣曰：卓一作卓。

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

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釐，行詣遷處，諸遷虜

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

徐廣曰：葭屬廣漢。

唯卓氏曰

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

徐廣曰：蹲鴟一作蹲鴟。

其山

漢書音義曰：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漶一曰大芋。

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買乃求

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涇蜀

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推髀之民富，埒卓氏。

俱居臨邛。

宛孔子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

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

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

韋昭曰：優游間暇也。

然其贏得過

當愈於織，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

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邠氏尤甚。以鐵冶

徐廣曰：出鐵。

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

有取，賈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

趨利者，以曹邠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不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

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益商賈之利，或上車騎

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
寧爵毋刁漢書音義曰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作民有爵也將止為刁氏作奴手无發聲語辭言其能使

豪奴自饒而盡其力

周人既織洪書音義曰儉商也而師史尤甚轉穀以百數賈郡

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

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漢書音義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諸國也數過邑

下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徐廣曰高祖功臣有宣曲矣為督道倉吏漢書音義曰若金吏督租穀使上道輸在所置

昭曰督道秦時邊縣各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

徐廣曰窖音校穿地以藏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

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財

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

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

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姚已

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漢書音義曰邊塞主斥候

卒也唯此人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

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

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資其息行

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

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亦回田

蘭草家栗氏安陵杜社氏徐廣曰安陵及杜二縣各亦巨

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徐廣曰異一作傲又作較比日非有爵邑奉

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

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

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虐商賈為權利以

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

數夫織畱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

田農拙業徐廣曰古拙子亦作掘也而秦陽以藍二州藍家姦事也

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文

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飯脂辱處也而雍伯于

金徐廣曰雍一作翁○土尔隱曰雍音於恭反漢書作翁伯也賣漿小業也而張

氏千萬洒削薄拔也徐廣曰洒或作細駢案漢書洒言先禮反削刀者名洒削謂摩刀以水洒之

又方言云劒削關東謂之削音肖削亦依字讀而

鄧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索隱曰晉灼云太官常以十

月作沸湯滷羊胃以未椒薑坊之訖暴使燥則謂之脯故昂售而致富也馬醫曹淺方張

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

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

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

非也

索隱述贊曰貨殖之利工商是營廢居善積倚
氏邪贏白圭富國計然強兵保秦朝請女築懷
清素封千戶卓鄭齊名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一百三十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

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

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當周

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

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張晏曰周惠王褒王有子頽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晉

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

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

山徐廣曰各喜也在趙者以傳論顯服虔曰世善傳劔也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

能傳劔論兵書也前贖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今是

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尋錯孫靳徐

一作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

君阮趙長平軍文穎曰隨趙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陸

葬於華池晉灼曰地名在華縣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

時崩賁玄孫印為武信君將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而徇朝

歌諸侯之相王王印於殷漢之伐楚印歸漢以其

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

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蘇林曰長安北門也喜生談

談為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言先上

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瓚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太史公學天官

於唐都受易於楊何徐廣曰淄川人習道論於黃子徐廣曰儒

生好黃老之術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

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張晏曰謂

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

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

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徐廣曰一作詳而衆

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

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

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

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禮本

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亂是去羨也此句欲使心不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

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張晏曰八位八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

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忌謂日月也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

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

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

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

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

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

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

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

徐廣曰一作埴駟案服虔曰土簋用土作此器啜土

刑糲梁之食

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為糲。瓚曰五斗粟三斗米為糲。音刺。韋昭曰糲龍也。

藜藿之羹

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

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

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

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

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

貴賤一斷於法則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

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

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

察繳繞服虔曰繳音近叫呼謂煩也如使人不得反其意

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且世夫

控名責實參伍不失

晉灼曰引名責實參伍錯交互明知事情

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

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

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

韋昭曰因物為制

故能為萬

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

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

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

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

徐廣曰音款空也。窾案李奇曰聲別名也。

窾言不

聽效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

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
 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
 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不可復生離者不可
 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
 生之具也韋昭曰聲氣者神也枝體者形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
 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堂夫官不治民有子曰
 遷遷生龍門徐廣曰在馮翊夏陽縣也耕牧河山之陽年
 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
 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澤見困

鄱薛彭城

徐廣曰澤音亦縣名有山也鄱音皮鄒鄱薛三縣屬魯

過梁楚以歸於是

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還報命

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為五郡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

是歲天子始建漢家

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

徐廣曰摯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

不得與從

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

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

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子

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

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

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

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案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

史記

徐廣曰紬音抽

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滿太初元年李

曰遷為太史後五年滿當於武帝太初元年此時還史記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

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徐廣曰計禮禮記則萬靈罔不

封禪則萬靈罔不

更始著紀於是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

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

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

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

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服虔曰仲舒也周道衰廢孔子為

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

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

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

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張晏曰：春秋八千

數字誤也。駟謂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始公羊春秋公羊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云文成數萬也。不得如法議，但論經萬八千字，便為之誤。

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

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

里。徐廣曰：一云繆以千里。駟案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

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

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

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事變而不知

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張晏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其罪也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

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

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

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也

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

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

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

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

色受命於穆清如淳曰受天命清和之氣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

款塞應劭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後也如淳曰款寬也請除守塞者自保不為寇害請來獻見者

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

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
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成德不
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隨先人所言罪
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
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徐廣曰天
漢二年
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出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
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歿不用矣退而
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
拘羑里徐廣曰在湯陰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
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脚而論兵法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凶秦說難孤憤詩三篇
篇大抵取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比旨意有所
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
唐以來至于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
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自責
帝始

維昔曰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徐廣曰顓頊
帝嘗堯舜各成法
度唐虞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一作五
帝本紀第一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

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相德盛阿衡武丁得

說乃稱高宗帝辛湛酒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言
亂既喪豐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為
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始皇

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徐廣曰嚴安上書銷其兵鑄以為鐘鐻也維偃干

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

皇本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桀並擾項梁業之

子羽接之殺慶救趙徐廣曰宋義為上將號慶子冠軍諸侯立之誅暴

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 子羽暴虐

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

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賈諸

呂不台徐廣曰無合輔之德也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噫

幽友徐廣曰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

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

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

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

七國伏辜天下合翕然大安躬富作孝景本紀第十

一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脩法度封

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

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
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

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
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
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

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
天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
明有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徐廣曰一作云已也天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

臣股肱剖符而爵漢流由表而忘其昭穆或殺身隕
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

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北討強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

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強七國為從一
第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

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氏之
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

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十 維三代之禮所指以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

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而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

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

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

情之所感遠俗則懷徐廣曰樂者所以感和人情也比樂

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強非德不

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

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徐廣曰王子成甫能紹而明之

切近世極入變作律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

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翫忽五家之

文佛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徐廣曰一作編

星氣之書多雜機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此

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徐廣曰云書用用則萬靈罔不禮

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浹清通溝作河渠

書第七 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弄

乘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

第八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

而闡虞弒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鳴夷信託

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

功冠羣公繆權子徐廣曰繆權也權智番番黃

髮爰嚮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

顯彰田闞爭寵姜姓解亡徐廣曰闞一云嘉父之謀作

齊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

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

獨何哉三桓爭強魯之不昌嘉且金滕作周公世

家第三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

疑之淮夷叛之於是不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

土燕易之禪乃成而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

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巨攝政二叔不

嚮殺鮮放度周公為盟大任十子周以宗強嘉仲

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

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

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

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朝之

生衛傾不寧南子惡蒯瞶子父易名周德里微

戰國既強衛以小弱角獨後至嘉彼康誥作衛世

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為

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汎君子孰稱景

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徐廣曰云偃宋剔成若生偃宋乃滅

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

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

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

嘉文公錫珪幽作晉世家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

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

王之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

蘭外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

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寘南海文身斷髮龍鱗

與處既守封禺徐廣曰封禺山在武康縣南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

用種蠶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

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相公之東太史是庸

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父不昌子產之

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

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驥騶耳乃章造父趙夙

事獻衰續厥緒佐文尊主卒為晉輔襄子困辱

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

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卑萬爵魏

人知之及絳擊于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

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
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
四韓厥陰德趙武攸與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
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龍襲之嘉厥輔晉匡
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
宛子避難適
齊為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為侯
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
作田敬仲宗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
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脩經術以達王道匡亂
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

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

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
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
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阜之臺薄氏

始基訕意適代厥崇諸寶栗姬負貴王氏乃遂陳

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

九
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

為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為漢宗藩成溺於邪

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依劉賈是與為布所襲喪其劉吳嘗凌激

呂乃王琅邪休干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
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為漢藩輔作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
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
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
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
蕭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
漢不樂為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
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
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
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
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實從於漢呂氏之事平
為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
六 諸呂為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
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危齊趙而出委以梁作
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
梁為扞傾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
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
侯大小為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

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

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護國餓

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

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

李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情循勢理作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

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

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

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說爰反子奢尚既佳父伍員奔吳作伍子

胥列傳第六 孔子述文弟子興業咸為師傅

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

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

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厭食而蘇子能存諸侯約

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

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徐廣曰一作襄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

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徐廣曰一作施苞圍大

梁使諸侯歛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

第十二 南拔鄆郢北推長平遂圍邯鄲武安

為卒破荆滅趙王剪之能作白起王剪列傳第十

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

端列傳世興衰徐廣曰一作粟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為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

傳第十五 爭馮亭以權徐廣曰以一作反大史公譏平原如

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

虞卿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誅於

不肖唯信陵君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

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詢於魏齊

徐廣曰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

蔡澤列傳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為弱

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

十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

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潛王

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遂存

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

患於圍城輕韓非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

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妻然

爭八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曹子七

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二心作刺客

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

於海內斯為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為

秦開池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為塞因山為固建榆

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填趙塞常山以廣

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

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

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畔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干

咳下 徐廣曰提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

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

距鞏洛而韓信為填潁川盧縮絕籍糧餉作韓信

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

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

四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

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

文理未明蒼為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 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

親歸漢為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繼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
傳斬蒯成列傳第三十八徙疆族都關中和約匈
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
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為列臣樂公不劫於勢
而倍死作季布藥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
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朝錯
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
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
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

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

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

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

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

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

徐廣曰吳王
之王由吳省 嚴臨王

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

四十六

吳楚為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

之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

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

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已

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設備征討

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

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為百吏先

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佗

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

三 吳之叛逆甌人斬淩徐廣曰今之永寧是東甌也葆守封馬

為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

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徐廣曰一作莫遼

為內目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

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為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

第五十六 二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

其指風諫歸於無為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

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

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

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

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慨徐廣曰一作慨作汲鄭

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

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姦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

為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

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

傳第六十三 救人於危振人不贍仁者有乎

不既信徐廣曰云不慨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

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

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冬有所長作佞幸列傳

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疑

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徐廣曰一作總觀其大

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

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

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

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

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按三代統業周道

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

如淳曰刻玉版以為文字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

軍法張蒼為章程如淳曰章程者律之章術也程者推循又天解斗之平法也張敖曰茂陵書丞相為工用程數六中言百

二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在公之程品者是也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

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
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書遂古
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
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典顯於唐虞至于周復
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史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
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
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
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
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故易兵權山川鬼神
大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

十輻共一轂

漢書音義曰象車輻已下二十世家老子
言車三十輻運行無窮以象王者知此也運行無窮

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

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

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

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李奇曰六也成一家之言厥協

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

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衛宏漢書曰崔杼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
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

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降匈奴故下遷於獄室有怨言下獄死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

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漢書音義曰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
曰遷沒之後上景紀武紀禮記言其書

律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新刺列傳元
成之間褚先生補錄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

本意

太史公自序卷第七十



